

引 言

每个女人都是女儿，每个女人都有一位母亲。母女关系是这样深邃、持久，刻骨铭心，女人经常在母亲故去五十年后仍然深深地把她们怀念。母女关系一经诞生，便可能是永存的。正是为了这种恒久的关系，我们编写了这本书，不仅把它献给每一个为人女、为人母的女人，而且献给对女人怀有理解和爱的每一个人，因为女人的心会被书里这些关于爱、勇气、丧亲、团圆、牺牲、救赎，以及生活中点点滴滴关爱的故事深深打动。

一位母亲，不只是生物学上的一个角色或产物。母亲并不仅仅是指那些给了女儿生命的女人。也许，“母亲”作为动词比作为名词更有表现力。真正的母亲，教会我们如何去爱，如何思考，如何在成长中发挥自己的潜能，如何成为一名成熟的女性。最重要的是，母亲教会我们做一个完整的人。母爱，就是为了另一个人而奉献自己，就是真正了解和敬重另一个人并时刻关照她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在这个既有欢乐也有艰辛的世界上，母爱是以各种神奇的、了不起的方式表现的。你会在书中读到关于姐姐、养母、祖母，甚至一只猫的故事，每个故事都以独特的方式给了一位女儿以母爱，并使双方都因此而更加幸福。

那么女儿呢，她们又怎么样呢？你会一次次地读到女儿们怎样进入母亲的生命，如同来自上天的馈赠。女儿们使母亲能够在一个新的生命中看到她们自己，看到女儿们身上有她们自己的影子，看到她们的女儿是多么与众不同，有着多么崭新的面貌。女儿们使得（有时是强迫）母亲看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，一个她们的女儿居住的崭新世界。女儿们给母亲提供了一个自我完善的机会，正如母亲们也给自己的女儿提供了同样的机会。

为了庆祝爱和完整，我们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进入这个永远也讲不完的、关于母亲和女儿的故事。

目 录

1/ 引言

第一章 母亲的爱

- 3/ 一位母亲的诞生
- 5/ 光明
- 12/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
- 16/ 团聚
- 20/ 缝纫针
- 22/ 教育戒指
- 26/ 无私的支持
- 29/ 公主裙
- 31/ 爱与被爱
- 34/ 感恩
- 38/ 爱之摇篮
- 41/ 母亲永远是母亲

第二章 女儿的爱

- 45/ 艾比盖尔的鸽子
- 49/ 母亲节之母
- 51/ 在你的眼里 (诗歌)
- 53/ 母亲节的长途汽车旅行
- 56/ 牵挂
- 59/ 世界上最“糟糕”的母亲
- 61/ 给予胜于得到
- 63/ 永远的思念
- 66/ 这要求是否太过分?

第三章 温馨的回忆

- 71/ 魔瓶岁月
- 73/ 最美好的日子

第一章 母亲的爱

母爱因付出而增长。

——查尔斯·兰姆^①

① 查尔斯·兰姆（1775—1834），英国散文家、评论家，著有《莎士比亚故事集》、《伊利亚随笔集》等。



到分娩和哺乳的过程会使我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我的身体。而且，也没有人告诉过我，我再也不能看晚间新闻，因为每一条虐待儿童报道都会使我想到我女儿的小脸。

为什么事先没有人提醒我这些事情？我完全被弄得措手不及。从今往后，我是不是再也离不开她？是不是脑子里只有她？是不是看到她脸上的每一道泪痕、皮肤上的每一个斑点都会让我忧心忡忡？我能不能告诉她、让她看到，我对她的爱是多么深、多么包罗万象？我能不能成为那个我如此想让她拥有的好母亲？

我曾经听说过一句话，现在知道它说得很对：女人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会有两种诞生——第一是新生儿的诞生，第二是母亲的诞生。或许，令我措手不及的正是母亲的诞生吧！

（莱吉娜·菲利普斯）

我再要一个孩子的梦想本该渐渐破灭的。确实，我年轻时的许多梦想都随着爱人的离去而不复存在，但是有两个梦想却依然鲜活：第一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安下心来写一本大部头的畅销小说，第二就是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女儿。我决心已定。我知道年过四十的母亲（特别是那些身材臃肿、儿女成群的女人）肯定已不再是男人们心目中的理想伴侣，因此我有理由相信，我再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……

真不明白天色为什么这样黑！我在路边寻找一个露天的挂钟，惊讶地发现现在的时间不是清晨六点，而是凌晨两点！我糊里糊涂地拨错了闹钟！于是，我找了一家昼夜营业的小餐馆，慢腾腾地喝下几杯咖啡，端详着我在窗户玻璃上的影像，琢磨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？

我是从一位朋友那里打听到领养代理处的。我们在节日的一个工艺品集市上相遇，我见到老朋友自然喜出望外，但更令我眼馋的是她背在后背上的那个小宝宝：一头浓密的黑发，五官玲珑精致，活像一个婴儿时期的拜伦^①。小宝宝名叫杰克，我朋友和她丈夫通过圣安东尼奥的一家代理处收养了他。我本来以为，代理处接到我的电话，肯定会笑掉大牙，根本不会给我寄申请表来。

没想到，代理处的负责人并不觉得单身母亲有什么不妥，即便是家里地板上敞着一个大窟窿的寡妇。几个月后，我填写了厚厚一大沓申请表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就在感恩节晚餐时，我接到一个电话——有个十九岁的孕妇，觉得我的条件特别合适。就在一个星期前，她被一对理想的夫妇“相中”，可是，当超声波显示她肚里的孩子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男孩，而是一个女孩时，他们便

^① 拜伦（1788—1824），英国诗人，相貌英俊，仪表堂堂，是个风流才子。代表作有《恰尔德·哈罗德游记》、《唐璜》等。

一位善解人意的护士把话筒贴在胎心监视器上，这样，我那九岁的儿子丹恩，虽然远在北边千里之外的威斯康星，也能听见他小妹妹的心跳声了。光线在逐渐变化，灿烂的阳光照着西边的窗户，时间已是黄昏，露兹在镇痛剂的作用下安然休息，养精蓄锐，准备分娩。她呻吟着睡去，我坐在她旁边，将面颊贴在她伸过来的手上。

我们是两位单身母亲——一个或许年龄太大，另一个又显然过于年轻。这一天是十二月八日，按照天主教的传统，正是圣母无玷成胎节^①，窗外，一支合唱团在吟唱古老的歌谣，讲的是马厩里另一位单身母亲和她的婴儿。

很快，露兹要开始分娩了，她聚集起全身的力量，沉默而坚韧，绷紧的脸如同阿兹特克硬币上的头像。有两次，她对我说“我不行了”。我两次告诉她，她别无选择——我们俩都别无选择。我伸出双臂搂住她，我们拥抱在一起，在金喇叭形状的床头灯的灯光映照下，在整个宇宙间，只有我们两人。

接着，突如其来地，就在医生冲进病房一分钟后，我们变成了三个人——第三个是个小小的女婴，她长大成人后将会明白所有这一切，有朝一日还要承受这一切。

露兹和我看着女婴可爱的、毛茸茸的小脑袋，赞叹不已。此刻她是我们的女儿，以后永远是我的女儿。“让妈妈抱抱宝宝吧。”医生轻声说道。露兹慢慢举起一只手，指了指我。

于是，我独自站起身，第一次把她抱在怀里。这就是她，最美丽、最可爱的宝贝，七磅十五盎司的小天使，完完全全属于我。我给她起名弗兰西·诺兰，是一本老书《长在布鲁克林的一棵树》里一个小姑娘的名字，在那些使胆小者怯懦退缩的逆境中，她表

① 圣母无玷成胎节是每年的十二月八日。天主教认为圣母马利亚在其母腹成胎以及耶稣在她腹中成胎时，因蒙受天恩而未沾染原罪。

现得那么坚强，充满自信。

弗兰西也许得不到宝贵的父爱。弗兰西的母亲也许笑起来满脸皱纹，膝盖咔咔直响，不再年轻漂亮，不再充满活力和朝气；但是在他皱纹密布的笑容背后，有着一定的智慧和相当多的耐心。弗兰西会得到哥哥姐姐的宠爱，还会得到家里那些曾持怀疑论者的一致拥护和抚爱，他们只要一看见她，所有的疑虑都会烟消云散。他们说我的两只手已经占得满满的，忙不过来了——难道这两只手不够大吗？我不会让我的任何一个孩子失望，也不会让他们感到我没有力量拉扯他们长大。

我低头看着弗兰西，感觉到我的力量在增长和延伸。我对她，对那个赋予她生命又将她放弃的勇敢的姑娘，作出了一个承诺：我的小女儿的生命中将充满欢笑；她会听到许多故事，每周吃到两次美味的意大利面食，还有一个热热闹闹、令人安心的家；最重要的是，她每一次上床睡觉时，心里都知道她是被人爱着，被人毫无理由地爱着。

那个十二月的夜晚已经过去五年了。果然，弗兰西在许多方面显出了不同寻常之处，但最为突出的是她的勇敢。她走起路来像一个职业小拳击手，意志坚强得像一头小狮子。

她出生后六个月，我的第一部小说《大海的最深处》出版了，突然之间，我们不仅换掉了有窟窿的地板，而且生活中出现了新的转机。至于我内心的那个空洞，弗兰西的人格魅力已经使它缩小得可以忍受。后来有一天，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出现了，他不仅看上了不再年轻、膝盖咔咔作响的我，而且接受了我的一大帮儿女，视同己出。

我的现任丈夫和我是在我的第二部小说出版后两个星期结婚的。这本书名叫《最被需要的》，其中一部分讲的是一个少女在近乎绝望的境遇中产下一个女婴，后来由于一位想要孩子的年长妇女的介入，使一切有了转机。我希望在小说中，我能为我小女

儿的亲生母亲纠正我在生活中未能纠正的错误。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女儿，同时也献给露兹，她的名字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“光明”。

（杰奎琳·米查德）

是漫长的十五分钟！我还是个年轻的姑娘，战战兢兢地抱着她，生怕把她摔在地上。我还记得我当时认为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宝贝，但我知道我不可能留下她。

我们签了文件，这个收养的过程便开始了。我们只知道她去了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户人家。我回到学校，读完那一学年，年底我们便搬家了。后来，我大学毕业，谋得了个驻海关官员的职务。我就是在那里认识我丈夫的。我们相识三个月后就结婚了，那是十九年前的事。

我们自己有了两个孩子，感谢海军后备队，我现在是一名退休的预备役将军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想到尼科尔，暗自祈祷她能过一种健康、快乐、美好的生活。在她十八岁生日的时候，我在她的收养文件夹里放了一封信，信里详细写了如果她要找我的话，如何跟我联系。我丈夫和父母都很支持我的这一行动。

当尼科尔决定找我时，我的信给她开启了方便之门。我盼望已久的电话终于打来了，我丈夫和我一起分享终于要和女儿见面的兴奋和喜悦。团聚那天，我们让两个儿子坐下来，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们。他们对这件事非常支持，还问了几个问题，我们也坦率地回答了。他们为将要有一个姐姐而兴奋不已，他们祝我一切顺利，热烈地吻了我，送我踏上了团聚之路。

我结束教堂的唱诗班排练后，尼科尔在教堂外面和我相见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注视着她从那辆马自达RX7里钻出来、沿着台阶一步步走上来的情景。她个子很高，一头金发，长得漂亮极了。我们非常缓慢地拥抱对方，那份细致和温柔，只有对待生命中最珍贵、最脆弱的宝物时才会这样。我们是在街上一家饭店的一个舒适雅间里度过这个夜晚的。女服务员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见面，她善解人意地让我们单独待着，弥补这一生的缺憾。那天夜里，尼科尔对我说，如果只让她说一句话，她会从内心深处向我表示感谢——“谢谢你生了我，谢谢你放弃我，还要谢

教育戒指

用你的思维方式与方法安排好任何事情。

——弗吉尼亚·沃尔夫^①

这是七月里一个炎热的下午，是阿拉巴马州典型的酷暑。摩根县的乡村阴云密布，西边的天空正在聚集起暴风雨。我把车停在苏摩维尔社区公墓的大门口。看到这熟悉的地方，我感到忧伤，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。小的时候，有许多“阵亡战士纪念日”我都是在这里度过的，如今故地重游，我觉得格外亲切。在“阵亡战士纪念日”的前一周，我们总是到这里来清扫坟墓、铲除杂草，修补破损的墓碑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为每一座坟墓（即使是十七世纪留下来的）都要重新摆上鲜花。

我们家的墓地靠近前部，也就是公墓的“新区”。“老区”里古树参天，有松树，还有清香扑鼻的雪松树。那里总是显得阴森森的，透着几分神秘。我左边的这块地方，是辟出来埋葬那些忠实的猎狗的；右边围着栅栏的那部分，埋葬着社区里的黑人的遗骸。那里的墓碑有的可以追溯到内战以前。

我手里拿着一个信封，上面简简单单地写着“给妈妈”。我首先拜谒的是我们家最古老的那几座坟墓，上面标着坎贝尔和史密斯。我的祖父，当年被人收养，在世纪之交长大成人，成为俄克拉何马的一名牛仔。躺在他身边的是我的祖母，当年给我的芭比娃娃缝过衣服。我缓缓地走过姑姑、叔叔们的墓冢，最后站在我

^① 弗吉尼亚·沃尔夫（1880—1941），英国女小说家、评论家，主张淡化情节，运用内心独白和意识流手法写作。著有《海浪》、《达洛维夫人》、《到灯塔去》、《幕与幕之间》等长篇小说以及评论集数种。

为你们在高中时就结了婚，然后爸爸去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你们两人都没能高中毕业。

“在一九六五年的那个夏天，你就已经患病，家里的余钱都拿去付了医药费。大学似乎成为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想，但是你想出了办法，妈妈。我当时拿不准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但我已经知道自己喜欢历史。在我看来，历史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冒险旅程，而我总是可以在里面扮演主角。

“妈妈，我记得我唯一一次看见你哭，是你和爸爸第一次送我去上大学。那年我刚满十七岁。

“接下来的四年充满了新奇的体验，我喜爱在学校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。当一颗炸弹在伯明翰一家教堂爆炸，炸死四个小女孩；当马丁·路德·金^①在孟菲斯的一处阳台遇刺身亡……我都哭了。但我哭得最伤心的一次，是为了弗莱德·史密斯。上物理课时他坐在我旁边，一次暑假之后，他没有再来上学——他死在了越南，年仅二十岁。

“那些年里，我没有哪个学期想过要为我的助学金不够而发愁，好像您总能拿出钱来，尽管由于医药费令人难以招架，您和爸爸提出了破产申请。在那四年里，您挺过了两次生死攸关的大手术。我知道，您一心渴望看见我上台领取毕业证书，这在您和爸爸的家族中都是前所未有的事。

“我后来才知道那些额外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。每个学期，‘戒指’都要失踪一回，几个星期后再重新出现。在那四年里，它在威利当铺里待的时间，比在您手指上待的时间还要长。您放弃了您最宝贵的财产，以确保我获得一个母亲能够给予孩子的最珍贵的礼物——良好的教育。

① 马丁·路德·金（1929—1968），美国浸礼会黑人牧师、非暴力民权运动领袖，曾两次被捕入狱，获一九六四年诺贝尔和平奖，后遇刺身亡。

“妈妈，您的牺牲没有白费。到下学期，我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历史二十二年了。每当新学期开学的前一天夜里，我仍然久久不能入眠，就像一个孩子在圣诞节前夜那样。每一学年，我都带领我的学生们创建和摧毁伟大的文明，参加一场场战争，和米开朗琪罗一起描绘西斯廷教堂，为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而哭泣，为惨无人道的犹太人大屠杀而深深反思……学生们以花季少年对生活的热情使我保持年轻。我的生理年龄已经四十四岁，但是我的心态仍然只有二十二岁，刚刚开始教我的第一班学生。我的学生中有些已成为医生、律师、教师、社会工作者、工程师、政治家和牧师。现在我已在教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孩子了。

“妈妈，您的外孙乔舒亚今年秋天就要进我的母校去学习了。我想象他将会第一次看见我哭。妈妈，感谢那枚戒指。说不定它又会派上用场的。”

我把信叠起来装进信封，把它轻轻斜放在墓碑上，墓碑上刻着“阿莱塔·史密斯·马克斯韦尔，1925—1972”。我转身离开时，天空飘起了清新宜人的小雨。

（布伦达·乔丹）

无私的支持

母亲是这样一种人——当她看到五个人只有四块馅饼时，她会立刻宣布说她从来不喜欢吃馅饼。

——泰妮瓦·乔丹

我出生的那天是二月二十五日，这正好也是我母亲的生日。这个时间上的巧合，似乎也预示着我们将来友谊的深度。在我的童年、青春期和成人阶段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牢固紧密。每年，我们俩庆祝自己的生日时，都会变得更加和谐、更加理解对方，在精神和心灵上贴得更近。我们有着同样的梦想、苦恼、爱好，我们一同购物、一起促膝谈心。一直以来，妈妈和我都心意相投、配合默契。

我们的长谈涉及很多话题，包括我的未来，以及我结婚之后我们友谊的自然发展。我们俩谁也没有考虑过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，改变我们友谊的基础。

我逐渐长大，羽翼丰满，突然陷入一种渴望中不能自拔：我想去看看澳大利亚。这真是毫无来由的事——我根本不知道澳大利亚有什么，甚至不清楚这个国家究竟在哪里。然而这种愿望就是挥之不去。

我站在机场，手里拿着机票和一年的度假签证，妈妈和我都努力想说些告别的话。以前我们从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。我们俩都知道分别是很艰难的，但我们必须面对。妈妈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里，有一句是：“可别跟一个澳大利亚人恋爱结婚哟。”妈妈勇敢地想制造一点幽默，但是这句话我却永远都不会忘记。一年后，当我回到家，试图重新恢复我过去的生活方式时，她的这句话一遍遍地萦绕在我脑海里。我没有爱上一个澳大利亚人，却

惧——如果他也不能来参加婚礼怎么办呢？难道我结婚时将没有一个娘家人在场吗？我敲门时心里紧张得要命。终于，门开了，眼前的情景使我觉得如在梦中——站在门内的，是我的母亲。

原来，当她注视着我穿过机场的一道道门时，她也感到心如刀绞。在那之后的五天里，她想尽了各种办法，只为能赶上我的婚礼。

几天后的早上八点，婚礼举行了。它比我们原来预想的远了一万两千英里。不是在传统的教堂里，而是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公园里；没有长长的飘逸的婚纱，也没有管风琴音乐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我那慈爱、无私、如同及时雨一般的妈妈，将在那里把我交给我所爱的男人。

（伊丽莎白·贝赞特）

公主裙

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，他们天生擅长找到欢乐，并在离去时把欢乐留在身后。

——弗莱德里克·费伯

一个星期六的夜里，电话铃响了。是凯莉。

“妈妈，你好吗？”她说，“我在店里给你打电话，因为我想请你帮我拿个主意。哦，妈妈，我发现一件特别漂亮的裙子，可以穿着去参加正式舞会！我穿上它感觉像公主似的，可是它实在太贵了！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？该不该把它买下来？”

我没有片刻的迟疑。“该买，”我对她说，“把那条裙子买下来吧。”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通话时间里，我来不及也找不出语言来解释我为什么认为她应该把她发现的那条“公主裙”买下来。我要告诉我女儿的理由太多了……

因为，她知道家里一直经济拮据，从小到大没有穿过多少新衣服，也没有度过几次假，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——对，这算是一条理由。

因为，她学习非常用功，而且为了能上大学，对于每一份她能弄到的额外加分的作业，她都努力完成，从不放弃。

因为，她踢足球的时候，明明知道自己可以轻松地带球射门，却一次次地把球传了出去，她把团队精神看得比当一个球星更重要。

因为，她在那次比赛中被撞破了鼻子，鲜血止不住地流，她却不屈不挠，不停地大声喊道：“我没事儿，教练！我已经不流血了。让我上场吧，教练！”

因为，她在大学里放弃了足球，原因是她要刻苦学习，绝不

能也绝对不肯让成绩受影响。

因为，她有一年放弃春假，去为提华纳的穷人修建房屋，回家时身上伤痕累累，人也变得憔悴不堪，却仍开心地大喊道：“妈妈，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奇妙的事情！”

因为，她尽管一切都靠自己，却决定节衣缩食，资助萨尔瓦多一个比她更穷的孩子。

因为，她认定信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。

因为，每当我希望我能给她更多一些东西时，她总是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把你看成我的天使。”并提醒我爱是多么无价。

哦，是的，我确实认为我的这个女儿应该得到那条裙子。她说得对，谁也不会注意到她的鞋子不配套（没有更多的钱买新鞋子了）。我知道，人们只会看见她那双大大的棕色眼睛里灿烂的喜悦，还有她脸上明媚的、能够照亮午夜天空的笑容。但是凯莉有一句话说错了。我认为她穿上那条裙子不会像一个公主——在我看来，我的宝贝女儿就是一位女王！

（安妮·古德里奇）

她噔噔地跑上楼去，拿回一个小小的礼品袋。“给！”她把袋子递给我，说，“给小宝宝的礼物！我早就知道你怀孕了！我还在猜想你什么时候会告诉我们。这件礼物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多月了。”

我知道自己怀孕也才一个月。

我向妈妈承认，我本来以为她会就我们的经济状况把我们教训一顿呢。看得出来，这个念头她连想都没有想过。我听见她说：“哦，别为钱发愁。船到桥头自然直。”

后来，我发现我们将要迎来的不是一个宝宝，而是两个！这让人一时无法接受。这次，我第一个打电话告诉了母亲——她自己就是双胞胎之一。从那一刻起，她就一直是我忠实的孕期伴侣。

回想起来，我真为我的无知感到脸红，但我当时确实以为母亲只会拍拍我的脑袋，在我感到恶心时劝我吃点沙丁鱼，然后到医院里去给我送几枝鲜花。

没想到，她的表现就像是中了大奖！她逢人就说她将要成为一对双胞胎的外婆了。她给我买了孕妇装，她为两个宝宝选购东西。“嗨，亲爱的，我刚给你的小胎儿买了两套衣服。”她在给我寄来的明信片上这样写着。

她定期地给我打电话。

令人始料不及的是，我早产了。妈妈的声音既担忧又激动。

我真希望她能和我在一起，可是我们之间相隔几百英里。

大约六个小时之后，护士告诉我说有一个人来看我，正在候诊室里等着。走进来的是妈妈！当时，我真以为疲劳和疼痛使我产生了幻觉呢。

“你是怎么来的？”我不敢相信地问。我知道妈妈不可能开车过来——时间不够。“我是坐飞机来的，然后又搭了一辆出租车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说，就好像她每天都做这样的事情。其实她像我一样讨厌坐飞机，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她讨厌开车。